

樂友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十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暫出版五千份)

本刊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商務委員會登記證台教新字二〇六號

現代中國音樂的創作

(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音樂座談會講稿)

黃友棟

中大崇基學院為慶祝建校二十週年紀念，今年十月上旬舉行一個「中國音樂的以往、現在及將來」的研討及演奏會，該文為黃友棟教授所講，現徵得黃教授同意，准予轉載。該文頗長，又不願以摘要方式將任何部份割愛，決定分上中下三次刊出。黃教授對中國音樂有深入研究，其立論之正確已具權威性，「現代中國音樂的創作」精闢獨到，是論述中國音樂珍貴文獻，敬希垂注。

二十世紀的世界，都同時被用為音樂？在我看來，中國音樂必須中國化，同時現代化，世界化；但求恰當地使用它們，使它們服務於藝術演變為大小音階，對創作之中，而不再計較何者為新，何者為舊。諺云：「太陽底下無新物」；最舊的音樂，直至今日，變化更多；多調音樂，無調音樂，音聲和絃，微分音的音階，多樣節奏之綜合使用；一切可能運用的材料，創作者，應該如何去從中創造，應該如何去從中創造。

音樂不能缺少個性。沒有個性的音樂，流於平庸；沒有個性的民族，受人藐視。我國聖賢倡導世界大同，四海一家，並不是教我們可以毫無個性；亦不是教我們為了世界大同而放棄了民族傳統精神。國父孫中山先生喜歡說的一個故事，可以說明這個意思：昔日香港有一位苦力，買了一張彩票，他把彩票的號碼，默記在心裏，把那張彩票，則藏於挑担的竹竿裡，因為這根竹竿，時刻不離身，永不至於遺失。這故事，恰似有些出國

現代化並非徒然模仿歐美時尚，世界並非徒然放棄民族個性，中國化並非徒然保守殘舊的材料，在我們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裡，好的材料，必須保存；壞的材料，必須掃除；缺少的，必須創造；不應有的，必須剷除；不應有的，必須剷除；不應有的，必須剷除。

香港音樂活動不算寂寞，甚至說非常蓬勃，一九六二年香港大會堂開幕，音樂活動更上一層樓，活動的數量在增加，演出的質地在進步。這成就我們深感驕傲。

「列國交響樂團」的「列國交響樂團」，一流音樂家如真、披亞士(影片「幻想曲」男高音)、女低音瑪利、安德遜等都先後到過。當時無適合場所，只有分別在伊利沙白青年館、陸佑堂、南華球場舉行。受外來力量刺激，但也是需要，本地組織紛紛成立。葉竹、趙梅伯、胡然、林聲翕、老慕賢、或以個人，或合組，或管絃樂團，以正統而嚴肅方式活躍起來。

談到「香港音樂」這一個字，因為她在香港已有廿一週年歷史，已有一個歷史過程的紀錄，而實地過程的紀錄，實地過程的紀錄，實地過程的紀錄。

由梁漢銘教授負責進行。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之十八週年紀念音樂會再次成功演出，似乎得着更多信心，去應付困難。同時，也去應付困難。同時，也去應付困難。

中來有來自東南亞的華僑學生，教授人數增加，全部以本校師生演出，其中由許建、梁漢銘、周少石、李德君、四、琵琶、清唱劇、最具貢獻。

人間萬事，事事皆有一番興創變遷的經過，那些經過的情形就是歷史。歷史是實在的，也是存在的。從一九五一年八月的「樂友」到一九七一年十月的「樂友特輯」，已經經過整整二十年的歷史了。二十年不能算短，其間一切經過事實，莫不瑣細的小節，就連牢牢大者也已被流光帶走或沖淡了。當我們興高采烈地來慶祝「樂友復刊」的前奏曲時，不能不緬懷往事，把幾件重大的興事提一提。

一九五〇年一月，邵光先生以他在九龍火車站拾行李的血汗錢，創辦了中國聖樂院。經過一年半的短時間，竟然開出師生作品演奏會，自然是當時那一羣師生努力教學所致。為了配合此一罕有的成就，進而發展音樂教育和倡導音樂文化，邵光先生又以菲薄的收入，七拼八湊，創刊了「樂友」。

一九七〇年夏，香港音專的師生在開完師生作品演奏會後，咸以「樂友復刊」為念。但是，社會環境改變了，讀者的需要不同了，何況目前的報紙刊物，復刊樂友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勢需在人力和物力上作出充分準備，方可實現我們的願望。

經過年餘的籌謀，我們還是謹慎地先出樂友特輯，看看我們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能否其中應用？如

果一切進屆符合理想，我們將執行樂友復刊的大計。現在，香港音專胡德禧校長和黃道生校長甘願繼承邵光先生犧牲奮鬥的精神，從刊出樂友特輯做起，為「發展音樂教育，提倡音樂文化」兩大使命，作無限度的努力，求無止境的展開。我們的信條是：

(一) 凡屬樂人樂友，皆是我們的合作夥伴。誰需要協助，我們就無條件地貢獻最大的力量。

(二) 對於力圖成就的，我們推薦他，使他奮勉；對於已有成就的，我們讚揚他，使他作用；各地音樂家紛紛前來，本地音樂家紛紛前來，本地音樂家紛紛前來。

復刊樂友，他表示，他決心迎頭趕上。男青年會口琴隊，成員優秀而眾多。香港歌劇團是投入生產的最早組織，大會堂開幕後，義大利籍的郭地、黃永熙的「香港聖樂團」，老慕賢的「華聲社」，鍾華耀的「雅樂社」，梁耀的「思義夫」，吳明、的「鐵砧」，以及「角聲」等合唱團，像太陽剛出頭，以光芒四射姿態，替香港譜出美好樂章。

樂友復刊的前奏

編輯委員

一九五〇年一月，邵光先生以他在九龍火車站拾行李的血汗錢，創辦了中國聖樂院。經過一年半的短時間，竟然開出師生作品演奏會，自然是當時那一羣師生努力教學所致。為了配合此一罕有的成就，進而發展音樂教育和倡導音樂文化，邵光先生又以菲薄的收入，七拼八湊，創刊了「樂友」。

一九七〇年夏，香港音專的師生在開完師生作品演奏會後，咸以「樂友復刊」為念。但是，社會環境改變了，讀者的需要不同了，何況目前的報紙刊物，復刊樂友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勢需在人力和物力上作出充分準備，方可實現我們的願望。

經過年餘的籌謀，我們還是謹慎地先出樂友特輯，看看我們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能否其中應用？如

果一切進屆符合理想，我們將執行樂友復刊的大計。現在，香港音專胡德禧校長和黃道生校長甘願繼承邵光先生犧牲奮鬥的精神，從刊出樂友特輯做起，為「發展音樂教育，提倡音樂文化」兩大使命，作無限度的努力，求無止境的展開。我們的信條是：

(一) 凡屬樂人樂友，皆是我們的合作夥伴。誰需要協助，我們就無條件地貢獻最大的力量。

(二) 對於力圖成就的，我們推薦他，使他奮勉；對於已有成就的，我們讚揚他，使他作用；各地音樂家紛紛前來，本地音樂家紛紛前來，本地音樂家紛紛前來。

復刊樂友，他表示，他決心迎頭趕上。男青年會口琴隊，成員優秀而眾多。香港歌劇團是投入生產的最早組織，大會堂開幕後，義大利籍的郭地、黃永熙的「香港聖樂團」，老慕賢的「華聲社」，鍾華耀的「雅樂社」，梁耀的「思義夫」，吳明、的「鐵砧」，以及「角聲」等合唱團，像太陽剛出頭，以光芒四射姿態，替香港譜出美好樂章。

中來有來自東南亞的華僑學生，教授人數增加，全部以本校師生演出，其中由許建、梁漢銘、周少石、李德君、四、琵琶、清唱劇、最具貢獻。

香港音樂動態

武夫曼

林克昌指揮下，已高踞領袖地位。許久不活動的華南管絃樂團在林聲翕指揮下，有

香港音專近年動態

黃道生

由梁漢銘教授負責進行。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之十八週年紀念音樂會再次成功演出，似乎得着更多信心，去應付困難。同時，也去應付困難。同時，也去應付困難。

歌劇唱家溫靜波

在香港音專演講



波靜溫音高男名著

武文

民五十八年首次赴美演唱，九月在紐約卡索基堂演唱，好評如潮。溫君登台，一片掌聲。他的講題是「歐洲音樂的情形」。歐洲那邊的音樂水準相當高。音樂環境也相當良好，如果你有三歲，五歲就可以入音樂學校，十三歲便可進正式的音樂學院。在音樂學校，接受聲樂和各種樂器的訓練，並加入維也納合唱團。學校錄取學生很嚴格，但不大重視文憑。一般是接受八年的訓練，如天賦高，五六年就可畢業，如果八年學校成績不好，便要學上十五六年。那邊也有專門音樂評論的學校，用以訓練真正的音樂評論家。

在歐洲，聲樂方面，德國和維也納的水準最高，而且十分注重技巧。維也納的聲樂，分為演唱歌劇與德國藝術歌曲。當教授認為你的聲樂修養可以唱歌劇時，才去歌劇院。德國藝術歌曲是由歌劇院裏的作曲家寫的，時代背景(個人的、國家的、風俗及創作背景等)較重。更重的是「學問」，例如「LERNEN」的「N」，「STRABER」的「S」，「STODT」的「T」等，均須清楚地唱出來，對東方人說，這些發音相當困難。

在台灣、香港，音樂會的聽眾，經常在「一首樂曲的某一段落就鼓掌，這樣很可能影響表演者情緒。但有時真正唱完了，聽眾不鼓掌，造成尷尬場面。在維也納，音樂環境良好，音樂水準普遍高，天天都有名家演唱，故此拍錯手掌絕無僅有。香港音樂廳是「小一些，但效果不錯，演唱中不准影嚮、錄音。這些與歐洲一樣，值得讚揚。

在維也納，聲樂家很多，但在歌劇院作為職業性的表演，不容易，且說十分困難。音樂院出身，換幾年冷板凳，沒有幾個人能接到這階段。這，除真材實料外還要有一條路。倘若此路不通，可到合唱團裏擔任團員，或教授學生，再嘛就走到學校當教員。但真正天才橫溢，自己立下抱負，道路難走也不怕，終會出人頭地，天賦高，領悟力強固然沾光，後天的訓練也十分重要，所以一定要找個真正為你設想的好老師。老師的教學法對你適不適合，要認真選擇，因他影響你的進步甚大。

到歐洲學習音樂，首先要把握當地的語文，否則，老師的話不能了解，白交學費，學不到東西。尚有歌詞方面的語言，學校有專師教授。很多唱家可能對德語、義大利語不能應用於平時對話，但用來唱歌却琅琅上口，就是經過該科訓練。

我國著名男高音溫靜波，八月底首先在音樂沙龍露臉，嗣經費明儀安排，到麗的電視錄影，將擇吉推出。九月十日，香港音專邀請溫君作專題演講。

胡德荷校長介紹溫靜波與各位相識，溫君出生於北方，有北國男兒領袖風采，與其天賦的歌喉成正比，一位傑出的男高音。溫君民四十八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同年十月出國，入西班牙馬德里皇家音樂院攻讀音樂。溫君天賦很高，僅以三年半時間修畢所有課程。又於民五十二年春再赴維也納拜訪名師，繼續深造。並在維也納大學音樂研究院兼攻音樂理論與評論。

溫君在歐洲，聲樂方面，德國和維也納的水準最高，而且十分注重技巧。維也納的聲樂，分為演唱歌劇與德國藝術歌曲。當教授認為你的聲樂修養可以唱歌劇時，才去歌劇院。德國藝術歌曲是由歌劇院裏的作曲家寫的，時代背景(個人的、國家的、風俗及創作背景等)較重。更重的是「學問」，例如「LERNEN」的「N」，「STRABER」的「S」，「STODT」的「T」等，均須清楚地唱出來，對東方人說，這些發音相當困難。

今年四月，台北舉行一次「中國藝術之夜」，邀請國內一流唱家，由國立藝術專管絃樂團伴奏。空前一成功。今晚(九月二十三日晚)在香港「香港一流唱家之夜」又在香港啟華南管絃樂團伴奏。其聲勢之浩大，份量之重，大有「黃河之水天來」，是頂尖兒的音樂活動。

香港雙管王張永壽到台北助陣；香港演出仍由林露翁統籌；台北的暨南王露武前來助陣。此外，我國傑出女高音辛永秀也趕來，以客座性質參與演出。一華南管絃樂團「乃林露翁基幹樂團，他指揮揮手法，團員們已「明察秋毫」。

樂曲進行順利，樂境演繹當然較有深度。因此，音樂廳大堂貼出海报，像香港的股票市場，樂迷馬上上漲。

新加坡女高音

楊冬春獨唱會盛況

(新加坡航訊) 九月的「新加坡航訊」，可以說是本年度來最熱鬧的一個月了。單由音樂協會主辦的「新加坡女高音獨唱會」(Lola Young)獨唱會(九月二日)、二、李瑞輝(Dennis Lee)鋼琴獨奏會(九月三日)、三、杜崇智路秀瑞聯合音樂會。此外則有國家劇場信託委員會主辦的「楊冬春獨唱會」(九月一日)，以及由星市音樂會主辦的「四兄弟演唱會」(九月廿五日)。

現在先將楊冬春獨唱會盛況，報導如下：女高音楊冬春，原籍客家梅縣人，在台灣出生，一九六八年隨夫婿陳國彥博士應聘來新加坡。楊女士早年畢業於台北師範大學音樂系，在台北師範大學音樂系任教。一九六六年畢業於台北師範大學音樂系，並獲得藝術學士學位。在台北師範大學音樂系任教期間，曾擔任合唱團指揮、鋼琴伴奏、及音樂會指揮等職務。一九六九年三月，隨丈夫來新加坡，在國家劇場音樂學院任教。一九七〇年，在國家劇場音樂學院主辦的「楊冬春獨唱會」中，演唱了多首中外名曲，獲得聽眾的熱烈掌聲。

一九六七年，楊冬春考入日本國立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院聲樂系，隨名聲譽家平原壽子教授研究聲樂。同時又入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音樂教育系為研究生，專攻音樂理論及教育。楊女士於一九六八年到星加坡之後，即被國家劇場音樂學院聘為所屬合唱團的聲樂指導，同時也為個別聲樂學生授課。一九六九年三月，國家劇場音樂學院主辦的「楊冬春獨唱會」，在國家劇場音樂學院舉行。楊女士演唱了多首中外名曲，獲得聽眾的熱烈掌聲。此次獨唱會，由新加坡音樂學院主辦，由國家劇場音樂學院協辦。演出歌劇選曲之夜，由新加坡國家交響樂團伴奏。

一九六七年，楊冬春考入日本國立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院聲樂系，隨名聲譽家平原壽子教授研究聲樂。同時又入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音樂教育系為研究生，專攻音樂理論及教育。楊女士於一九六八年到星加坡之後，即被國家劇場音樂學院聘為所屬合唱團的聲樂指導，同時也為個別聲樂學生授課。一九六九年三月，國家劇場音樂學院主辦的「楊冬春獨唱會」，在國家劇場音樂學院舉行。楊女士演唱了多首中外名曲，獲得聽眾的熱烈掌聲。此次獨唱會，由新加坡音樂學院主辦，由國家劇場音樂學院協辦。演出歌劇選曲之夜，由新加坡國家交響樂團伴奏。

一九六七年，楊冬春考入日本國立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院聲樂系，隨名聲譽家平原壽子教授研究聲樂。同時又入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音樂教育系為研究生，專攻音樂理論及教育。楊女士於一九六八年到星加坡之後，即被國家劇場音樂學院聘為所屬合唱團的聲樂指導，同時也為個別聲樂學生授課。一九六九年三月，國家劇場音樂學院主辦的「楊冬春獨唱會」，在國家劇場音樂學院舉行。楊女士演唱了多首中外名曲，獲得聽眾的熱烈掌聲。此次獨唱會，由新加坡音樂學院主辦，由國家劇場音樂學院協辦。演出歌劇選曲之夜，由新加坡國家交響樂團伴奏。

一九六七年，楊冬春考入日本國立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院聲樂系，隨名聲譽家平原壽子教授研究聲樂。同時又入日本國立御茶之水女子大學音樂教育系為研究生，專攻音樂理論及教育。楊女士於一九六八年到星加坡之後，即被國家劇場音樂學院聘為所屬合唱團的聲樂指導，同時也為個別聲樂學生授課。一九六九年三月，國家劇場音樂學院主辦的「楊冬春獨唱會」，在國家劇場音樂學院舉行。楊女士演唱了多首中外名曲，獲得聽眾的熱烈掌聲。此次獨唱會，由新加坡音樂學院主辦，由國家劇場音樂學院協辦。演出歌劇選曲之夜，由新加坡國家交響樂團伴奏。



敏慧李琴伴琴鋼、生悅陳揮指、鳴石長國：起右排前

趙琴抵英訪問

名鋼琴家傳聰

(倫敦航訊) 台灣中國廣播公司主編音樂風的趙琴女士，已因出席南英民歌會，於九月五日抵英。趙女士此行係受中國廣播公司之託，代表我國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南英民歌會」。趙女士在倫敦期間，曾與當地的音樂家進行交流，並參加了多場音樂會。趙女士的演奏風格獨特，深受聽眾的喜愛。此次訪問，不僅增進了兩國音樂家之間的友誼，也向英國聽眾展示了我國優秀的音樂藝術。

趙琴女士在倫敦期間，曾與當地的音樂家進行交流，並參加了多場音樂會。趙女士的演奏風格獨特，深受聽眾的喜愛。此次訪問，不僅增進了兩國音樂家之間的友誼，也向英國聽眾展示了我國優秀的音樂藝術。

中國藝術歌之夜的盛況

史官

「中國藝術歌之夜」的盛況，已成為台北音樂界的一顆新星。此次活動由台北師範大學音樂系主辦，由暨南大學音樂系協辦。活動內容豐富，包括獨唱、重唱、鋼琴伴奏、及交響樂團演奏等。聽眾踴躍參加，現場氣氛熱烈。此次活動的成功，不僅展示了我國優秀的音樂藝術，也增進了聽眾對音樂的熱愛。

陳悅生李慧敏創導

美聲學院暨合唱團

(南馬航訊) 由馬來西亞西麻坡著名音樂導師陳悅生及李慧敏創導之美聲學院暨合唱團，於今年八月保送十四位學員參予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海外鋼琴及音樂考試，成績又獲一百巴仙。該學院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提高學員的音樂素養，並積極參與各項音樂活動。此次考試的成功，充分展示了該學院的教學水平和學員的才華。未來，該學院將繼續努力，為培養更多的音樂人才做出貢獻。

南海戀歌

(一) 黃昏

十年前的一个黄昏，
西天顯得分外昏黃。
遠看着你走進李園，
踱過不平的彎路，
獨自的站立榕樹旁。
又看着你移步南行，
邊過多刺的玫瑰，
獨自的靜坐草地上。
莫非是觀花賞木？
莫非是臨風懷想？
情渺渺，
意茫茫，
你的心難道是一座荒山？
如果是荒山，
啊！
我願將手抵足，
掘出瑰麗的寶藏。
你的心難道是一片荒洲？
如果是荒洲，
啊！
我願披荆斬棘，
種出豐盛的稻梁。

(二) 夜遊

我扶着你的腰肢，
你抓緊我的臂膀。
小心脚下的亂石！
提防草叢裏的野狼！
只要不跌倒不受傷，
我們就能踏破炎荒。
夜遊是一種考驗，
考驗我們能否在黑暗中，
尋找到光明的方向？

看……看……看！
前面是一片燈花，
燈花下就是康莊。
看到了！
快到了！
樓閣重重，
掩映着華燈閃閃，
浮動着麗影雙雙。
海風陣陣，
吹散了惱人的迷霧，
吹來了醉人的花香。
我們斟滿兩杯美酒，
看明月怎樣跳出陰暗的海洋？
不停地上升，

不斷地抵抗，
那團團的明月，
已經高踞穹蒼。
月光照在海面，
織成一條雪白的綵帶，
教有情人結成同命鴛鴦。
啊，善良的月光！
月光照在海面，
鋪成一排平坦的銀橋，
教有情人共登幸福之堂。

(三) 登山

平地苦熱，
高山清涼。
我們渡假消炎，
攀上峯巒千百丈。
仰望雲淡天清，
恍覺秋高氣爽。
幽澗與藥紅，
崖下菊花黃。
更有熱情的蘿藤，
環抱大樹不肯放。
環抱復環抱，
直達樹梢上。
不嫌束縛苦，
但求斷守長。
我們帶着這個啓示，
踏進朦朧的山莊。
生起爐火，
關起紗窗。
任夜風在窗外吟哦，
任夜鶯在林中歌唱。

千里征途情切切，
一時佳會意洋洋。
綿綿恨事從頭訴，
縷縷愁懷無計藏。
簫聲急，
鼓聲揚。
把臂翩翩舞，
舞步迴旋翻碧浪；
教荒山似的心靈，
射出燦爛的金光。
把臂翩翩舞，
舞興飛騰搖碧嶂；
教荒洲似的心靈，
吐出雄偉的苗秧。
一曲再一曲，
一場又一場。
興猶濃，
夜未央；
夜風還在吟哦，
夜鶯還在歌唱。
償不完太多的夙願，
繫不住太快的流光。
佳會終須散，
征途各自行；
重逢不遠，
珍重莫相忘！

(四) 離情

白雲渺渺，
碧海茫茫。
猶記去年今日，
青山綠水同遊賞；
怎料今年今日，
孤身隱立看台旁。
眼看你，
左手抱着鮮花，
右手提着行囊。
慢慢地走上扶梯，
默默地走向機艙。
你回轉身，
對傍人揮手告別；
我獨個兒，
暗地裏熱淚盈眶。
忽然間馬達雷鳴，
從今後天各一方。
速行人呀！
請你原諒！
你勸我不要在機場送別，
怎奈我萬種離情欲斷腸！
一九二一年七月廿三日於香港

許建吾

附註：此歌原由(一)黃昏。(二)夜遊。(三)前面。(四)月光。(五)登山。(六)佳會。(七)離情七首詞組成的，黃友棧教授為作曲，想合併成四章，我認為他的意見於整個詞作無傷，自表同意。

這七首詞綜合起來，因可組成「南海戀歌」；如果分開，在「看……看……」句前加上「前面」作標題，「不停地上升」句前加上「月光」作標題，「千里征途情切切」加上「佳會」作標題，就成為七首獨立的歌詞，也可以配上七首獨立的歌曲。

中國文化學院音樂系吳季札主任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函中，囑謂「你還記得我跟你提起以後有機會與在台或美的作曲家合作的事嗎？希望你給他們歌詞才好！」這兩句情意深長的話，時時縈繞在我的心頭，愧無以答！現在我就這七首既可合併又可分開的詞呈獻於此，以報雅命，敬乞吳主任代為轉達！

拙著「會由楊明良、夏之秋、周書紳三人作曲：「遠景」會由黃友棧、周書紳二人作曲，早有先例，南海戀歌中的七首詞倘承海內外曲家，分開或綜配樂，至表歡迎！

牧羊神的午後前奏曲

仰山

(Prelude A L'apres-Midi D'un Panne) 得彪西曲

得彪西(C. Debussy 1862-1918)是印象派音樂的始創者，所謂印象派的音樂，就是避免戲劇化的敘述，傳統形式等縛束，而以「音樂」為目的，用暗示聯想的方法，造成一種特殊的混濁的氣氛，這目的工具是全音階的運用與精緻的音色配合，這一切都與莫查特貝多芬或任何前人的不同，因此從表面上看它是古典及浪漫主義的背判，但事實上它却具有古典主義的平衡及克制的特點，而在表情方面，它却用比浪漫派更加精鍊的方法出之而已。

在得彪西的音樂中，恐怕沒有比「牧羊神的午後」更表現印象派的音樂特點的了，這是得彪西於一八九四年根據一個象徵派詩人馬拉美(Mallarme)的一首希臘神話影響而作的田園小詩「牧羊神的午後」所作的，這詩的內容是形容半人半羊的牧羊神在陽光下的樹林裏，半醒半睡的狀態中，如夢一般的的心情及活動，曲中簫獨奏強調着牧羊神吹的排簫，因為傳說排簫是牧羊神發明的，全曲由以下的兩個主題發展而成：

這曲作成後於一八九四及一八九五年在巴黎上演，到一九〇二及一九〇五年初次在美國波士頓及紐約演出即奠定了它在音樂史上的地位，此後於一九二一年由巴爾大師尼金斯基(Nijinsky)編為芭蕾舞並自任牧羊神，由巴克斯(Bakst)設計佈景及服裝，在俄國巴爾倡導者狄亞希李夫(Diaghileff)主理下在巴黎演出，初演時觀衆(聽衆)對牧羊神求愛部份意見並不一致，但目前已名列最受歡迎的芭蕾舞了。

「歌手」

吳立華

在街旁巷角，在碼頭、隱道，在遊人擁擠的名地，在深夜清冷的小店，我們常見流落的琴手與乞丐，向人唱自編的樂曲，也常有人一點點地，手持彩票，說吉祥的話，向人兜售，只為些微的報酬。這些都是「乞丐」的職業，也就是「歌手」一詞的來源。

我第一次把「歌手」譜曲時，沒有全曲的計劃。當時尚未跟隨黃友棧老師學習，只憑一時的「靈感」，寫出的調子相當沉重，曲調亦欠流暢，更因對中國文字之讀音不加留意，至成曲與詞之不統一處甚多。尤有甚者，旋律一發難收，結束牽強。後經黃老師一加以指點，遂把原譜捨棄，重新再造。

第二次譜曲時，滿為一蹴可成，於是窮思苦想，為求一優美旋律而終不可得，遂加進較多的轉調，一轉到遠關係調。結

果，到中段後即感無法開展，始覺覺曲之不易為，氣餒隨之而至。再經黃老師的細心提示，給我以首尾呼應使結構完整的原則，指點我中段用同形模仿進行的手法。第三次，才成此曲。

為表現「歌手」的飄然酒脫，對世事的超然態度，全曲的情緒帶帶輕鬆，中段「我在暮色裏唱歌……」等句排列較頻密。鋼琴伴奏模仿絃琴的聲音，以襯一個遊蕩的歌手。

以上並不是作曲經驗的介紹，只是一位業餘的學生，向各位簡述一次作曲嘗試的經過而矣。

謝謝許建吾老師對詞的修改，謝謝黃友棧老師的開導、督促與鼓勵，謝謝香港音樂專科學校校長、各位老師的愛護。集他們各人的無數心血，使我得窺音樂的門檻。

作者按：如蒙指教，請寄回郵本社，即將原譜寄上。